

为时代塑像

“这些作品展现了新时代艺术家对家国、对民族、对时代的深刻思考和使命担当，以艺术的形式为时代塑像，立传明德，彰显出中国美术的时代精神品格。”

对革命主题的时代表达、对历史人物的文化思考，使历史题材创作面貌为之一新。荣获油画金奖的吕鹏《山河颂》，通过对傅抱石、关山月共同为人民大会堂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画的场景再现，揭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变革与“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时代追求之间的内在联系。

宋光智的黑白木刻版画《袁庚，最美奋斗者》刻画了改革开放先驱者袁庚的形象。作为当代艺术家，宋光智在表现主题时，并不以改变版画媒介或试验媒介为创新目的，而是更注重贴近历史人物本身的风骨和气度，在黑白和刀法的限度中，塑造这位打响深圳蛇口第一炮的伟大实践者。

胡宝鑫创作的水彩画金奖作品《乌斯浑河岸》再现了八女投江的悲壮情景，作品有效地烘托了壮烈场景的凝重氛围，体现出水彩画界近些年不断突破“轻”“小”气局的努力与探索；荣获雕塑金奖的孙妍《同唱》通过对六位文艺小兵清静而专注神情的刻画，生动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文艺兵的革命斗志，刻画了一群富有青春感与年代感的文艺女兵形象。

为广东提气

本次全国美展广东成绩斐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新突破。据悉，广东共入选412件作品，其中进京作品64件，整体入选和进京作品数均排名全国第三。最终获一金一银一铜佳绩，更在中国画门类获得历史上第一个金奖，实现零的突破，提振了广东美术在全国美术界的影响与地位。

荣获中国画金奖的罗玉鑫《休戚与共》原作赴意大利巡展时未能“回家”展出，但其复制品同样在本次展览现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在这件作品中，罗玉鑫拟人化描绘了冰面上下北极熊和海洋鱼类舒适惬意的自在状态，营造出素净安宁的美好意境，凸显中国画黑白互现的哲学意味，更折射生态文明建设大主题。

沈璐的银奖作品《旌旗》以扎实的造型、个性的语言展现浓郁的情感，描绘青海藏族牧民群体的火热生活，反映艺术家深入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成果；洗一凡、冼子予的铜奖作品《点点繁星》，描绘家乡广州发展的点点滴滴，用真诚与坚持，致敬如繁星点亮夜空的湾区奋斗者。

“本次展览是广东美术馆的跨年大展，集中展示了本届全国美展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综合画种以及海外华人等展区的作品。”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期待，本次展览能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为推动广东美术事业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观众在中国画展区观展



罗玉鑫《休戚与共》广东 中国画金奖



吕鹏《山河颂》浙江 油画金奖



沈璐《金色土地》浙江 中国画金奖



胡宝鑫《乌斯浑河岸》黑龙江 水彩、粉画金奖



孙妍《同唱》吉林 雕塑金奖

获奖作品载誉而巡 广东拔得头筹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进京作品巡展首站在广东美术馆开幕

11月22日，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部分)巡展广东站在广东美术馆举办开幕式。

在本届全国美展上，广东一直先拔头筹：由广东承办的中国画展区为各个分展区首展，如今进京作品巡展启动，同样在广东举办首展。

展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展出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375件，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类型，将持续至2025年2月23日。



开幕式现场

为人民创作

全国美展与新中国同龄，是国家综合性美术大展。本届全国美展筹备历时两年，从7.2万件投稿作品评出的4814件入选作品分置13个展区，最终遴选出20余个艺术门类，686件进京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集中展出，再到如今启动巡展……既是中国美术界的全体“总动员”，也是五年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具有突出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多元的探索性。”广东省文联主席李劲堃表示，本届全国美展聚焦火热生活、描绘人民形象、追求创作质量，以超出以往的作品规模、浓郁的时代风貌，展现了高峰之路上的多元探索。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巡展的第一站，本次展览展出多张本届全国美展得奖作品，为新时代“主题创作为人民”作出生动

实践。如荣获中国画金奖的沈璐《金色土地》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生活原型，但在表现方式上跳脱对特定劳动场景的再现，以金字塔式的人物、象征性的手法、豪放又紧扣造型的个性笔墨，表达中国人与土地不可割舍的情感，唱响对大地和劳作的赞歌。

由中国文联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义波创作的《心愿》圆了为救落水儿童牺牲的“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生前未了的心愿，以艺术想象的形式，表现了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人在天安门前拍摄全家福的温暖一幕。今年10月18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委托当地文联将复制作品送到了英雄家中，并通过视频连线架起跨越万里的连心桥，让组织关怀与主题创作合而为一。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潘俊华 朱绍杰 梁善茵 实习生 蒋晨璐

煮夜

李远芳

说来好笑，由于语言的惯性，一看见“夜”这个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地饿涎欲滴。

早餐、午餐和晚餐，在我们这里分别称为“朝、昼、夜”；吃早餐和吃晚餐，自然就叫做“食朝、食昼、食夜”。以此类推，做早餐、做午餐、做晚餐——“做朝、做昼、做夜”；煮晚餐——“煮夜”。这样的语言习惯，不但客家方言有，邻近的广府方言也有。

这些词从未间断地萦绕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夕阳西下时，站在山丘下望，会望见一缕缕炊烟升起。人们抱着刚摘的瓜果走在回家的路上，相遇了便寒暄：“今晚打算煮什么夜？”年少时，还有一个场景千百次在眼前重复着——我们一群孩子在空地上玩耍，等到天色暗下来，菜着的香味弥漫，四周房屋的窗户便会渐渐打开，传出一声声呼唤：“食——夜——”我们各自奔出母亲的声音后，便带着饥饿的饥肠，朝家的方向奔去。

如今，我已在家乡工作多年了。让我早晨下乡随访时，总有村民真诚地挽留我，让我在他们家里“食朝”。我要是拒绝，他们又会给我塞一把自种的蔬菜，让我带回家“做昼”。前段时间，我偶然遇到两篇题为《煮夜》的诗歌、散文，看来他人发现都是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原来他人的诗，正是我们的日常啊。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生活中切切实实讲着的词，煮夜、煮夜，多读几次，竟感觉余味无穷。

我们煮夜，可不只有“煮”，烹饪方法是五花八门的：蒜蓉焗虾、盐焗鸡，埋进调料里盖上锅盖或烘或蒸，是“焗”；滷菜、滷肉片，水沸后烫一小会再捞起，是“滷”；清蒸鱼、麻婆豆腐，隔着水用水蒸气来加热，是“蒸”；炒空心菜、炒鱿鱼，拿铲子在热锅上不停翻动，是“炒”；爆花生、爆鸡蛋，连皮带壳放进水里煮，是“爆”；焗酒、焗猪脚，长时间用低温来烘，是“焗”；煲皮蛋粥、煲猪骨汤，在锅里或煮或熬，是“煲”；焖米饭、焖菜、焖笋干，焖严实了用小火慢慢地，是“焖”；浮豆角、浮豆腐，投入一大锅沸油里炸，是“浮”——食物炸熟后会膨胀，漂浮于油上；呵烧鸡、呵旧菜，用水蒸气再次加热已冷却的食物，是“呵”——就像在寒冬里呵一口气暖手一样；缠苦瓜、缠猪肺，为去除腥味涩味过一遍沸水，是“缠”——就像把蚕茧泡在水里抽丝一样；还有焗、焗、焗、焗、焗、焗、焗、焗……

我们的时间不但可烹可食，还有着好听的名字。一天从“天光”开始，上午是“朝辰”，中午是“当昼”，下午是“晏昼”，夜晚是“夜哺”。而傍晚，则分为“临暗”和“断暗”——天未全黑时，叫“临暗”；天完全黑了，叫“断暗”。时间是一卷水墨画，被晕染成白黑一白的渐变色徐徐展开，无限循环。“临暗”在白与黑之间，是齐白石的虾那样透明的颜色。“断暗”在“临暗”之后，是抵达墨最浓的刹那。从前乡村没有路灯，当最后一丝光跟着白日离去，即便是纯黑的。人被淹没在纯黑中，仿佛世界只剩下自己，与一切都隔断了。如今无论何时拉紧窗帘，总有路灯的光渗进来，再感受不到“断”字的妙处了。断暗时分，天上有繁星，地上也有银河。每一扇窗后，都有一盏灯火。每一盏灯火下，都有热气腾腾的“夜”。

昼昼夜夜又朝朝，周而复始，日复一日。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被我们撒上海盐酱醋、蒜末葱花，围坐着享用了。

楼顶那棵树

刘文波

一

我家窗户望出去，对面是一个工厂家属院，立着孤零零的一栋老楼，很旧很旧的那种，像是站在那里有几个世纪了。没人能记得清这栋楼是什么时候盖的，可能只有住在楼中的老人还能说出一些关于这栋楼的模糊记忆。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从坍塌的墙皮里露出来的红色墙砖，有些地方墙皮大片脱落，红色墙砖也早已氧化成一种陈旧的土黄色，又像干瘪的老人散露出自己早已失去光泽的古铜色胸膛。单元楼梯的窗户，大多数玻璃早就没了，现在已很少见的木框窗扇也是破的破、朽的朽，有些楼道的门楣都歪了，像一个个空洞失神的眼眶，里面只看到一片虚无。因为这栋楼的楼道逼仄、潮湿，又没有楼道灯，只有一些凌乱的电线接驳成衰朽的网，网着大团的污渍。

这栋楼按说早该拆迁了，不知为何却还住着几户人家。于是这栋楼夹在周围光鲜亮丽的高楼之间，就像是沉在时间里的一枚石子。常有一些学美

术的学生寻来，在老楼找个位置坐下，拿出画夹，将老楼画进水墨油彩里，看着竟比旁边那些炫目的楼更好看；也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架起支架，用价值不菲的单反相机对着老楼，横着拍、竖着拍，似乎要拍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样看来，老楼的楼房似乎也别有一种艺术气息。我也喜欢在夕阳下观赏这栋老楼，看着看着，就感觉它像一位踽踽在夕阳中的老人，真正老气横秋，骨架似乎都要塌下去，但老了就是老了，没有一点做作的样子。

二

不知什么时候，这楼顶上竟长出了一棵树，我不记得这棵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芽、抽枝的，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蹿出楼顶几米高，俨然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模样了。它一下子让老楼多了些精气神，就像古城老堡上站着一位少年，那过亮青春的模样让暗淡的老楼也明亮了许多，让我想起俄国画家因茨《第聂伯河上的月夜》里的

那轮照亮黑暗的月亮。我按捺不住，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每一个人，和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又想隐藏起来，不让所有人都知道，想让它成为我独有的风景。看见那棵树的刹那，我有多么欣喜激动，就有多么忐忑。

自此，我更频繁地盯着那片楼顶了。风清日丽的时候，小树把远处的风唤来，梳理着自己的枝枝叶叶，如同沐浴中的妙龄女子。每一片叶子都在风里翻转、摇动，将阳光反射成一片片散金碎银。我听不到风摇树叶的声音，但我能看到每一片树叶都像一颗小小的心脏，欢快跳跃着。云在高远的天上流过，也是在树的头顶上徜徉。也会有鸟儿停下来歇脚觅食，显然，鸟儿更喜欢那棵树，树也比我更喜欢那些鸟。

之前我没留意过疾风骤雨里的树的样子，因为我总是在风雨来临前就躲进了自己的“巢穴”，安享着平静安稳，所以我没想过那棵树有没有惊恐和不安。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在狂风暴雨中望向窗外，看到那棵小树竟像个愤怒的舞者，在狂风雨疾时也情绪化地张牙舞爪。

三

有一天，我忽然听说了一

些关于那棵树的事。据说那栋家属楼所属的工厂早已经物是人非，但因为还有些老人不肯离开住了多年的房子，于是那栋楼一直未能被拆除重建。那栋楼里的人也关注到了楼顶那棵树，一度有人讨论过要不要将它铲除，怕它影响到老楼的坚固，我甚至看到过有很多人站在楼下驻足仰望，对那棵树指指点点。但随着楼里住户越来越少，渐渐地，没人再关心楼顶上的这棵树。它应该可以与这栋楼共存亡，共同守望在时光里。

我越发觉得这棵树像一位老人了。它在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因缘际会地落到了楼顶，在瘠薄的土层里生根发芽，闯尽尘世风景，孤独地顶天立地……我们何尝不是如此，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的容貌，我们只能像着，它依旧比那栋老楼更早接受晨露、雷霆和风雨。

李秀芹

火车上“晨练”的大爷

多年前，去外地旅游，我只买到了上铺的车票；朋友运气好，买了个中铺。我们半夜一点钟上了火车，朋友倒头就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凌晨3点半，火车到达一个小站，我们下铺的乘客下车后，又来了一位大爷。他放好行李，从包里掏出香肠、鸡蛋、面包、水果和牛奶等，放在小桌上吃起来。吃饱喝足后，他脱了鞋准备休息，但没过多久，火车便又到了一站。这次，我对面的上铺来了一位年轻女孩，还未睡着的大爷主动起身，帮她把行李箱放到了行李架上。火车启动后，女孩却急着到上铺休息，而是一直坐在走廊的边座上。又过了一会，列车员走过来时，我听到女孩跟列车员说，她想把票换到下铺，问有没有空余的位置。但列车员说暂时没有。女孩一脸疲倦，说一周前自己刚动过手术，伤口还未长好，爬到上铺有困难，请列车员帮忙再留意

一下，有位立刻通知她。列车员点点头，建议她先问问附近有没有下铺的乘客愿意跟她暂时换一下。女孩环顾四周，然后说，算了，也就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她先坐着等吧。

女孩话音刚落，下铺的大爷突然坐起来，说：“我和你换铺，你睡下铺，我上铺。”说话间，他的脚已经踩着楼梯架，上半身迅速探到了上铺的位置，把自己一个随身的小包搁上去了，又下来坐到边座上。我目测这位大爷应该有70岁开外了。女孩不好意思地再三推辞，可大爷说：“别看我年龄大了，身体好着呢，干庄稼活，有些年轻人都干不过我。我愿意睡上铺，又干净又安静。这不，我都上来了，你就赶紧休息吧。”

于是，列车员建议大爷和女孩换铺，等天亮后其他乘客睡醒了，他再帮忙问问有没有人愿意和大爷换铺。大爷又是连连拒绝：“不用换不

用换，现在都快5点了。这个点若在家里，我早出门锻炼了。一会我正打算在车厢里走走，活动活动，跟我一起的还有几个老伙计在别的车厢里，我顺便去跟他们一起去餐厅吃个饭、打打牌。”

女孩要把上下铺的差价补给大爷，大爷也忙说“没几个钱，不用给了”，起身就走了。一直到上午10点半，女孩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发现那位大爷还在玩手机，便请我在大爷回来后帮她再说说“谢谢”。等待火车进站的工夫，女孩跟我聊了会几天。她说自己在外地打工，生病住了院，现在刚出院打算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但她只买到了这趟火车上铺的车票，还好遇到了这位好心的大爷。

下车时，女孩又把两包零食放在了大爷的下铺上。火车再次启动后，大爷回来了。我转达了女孩的谢意，大爷看着女孩留下的零食，感



图/新华社

慨地说：“这孩子，一点小事还送我东西。我说去别的车厢找老伙计玩，就是怕她心太重，睡不踏实。我干庄稼活出身，当兵复员后还在钢铁厂上过班，身体好得很……”老人的状态确实好，他一直跟我们聊天，似乎也没觉得困。我心想，他凌晨上车后明明刚吃了饭，还说要去医院吃早饭，他在别人车厢是

否真有同行的老伙计也很难说……他分明就是怕那女孩难为情才溜去别的车厢的，但我并没有去追问事情的真相。下车之后，我还在想着刚刚夸大爷“您身体真好，看上去一点儿不像过了70岁的人”时，大爷那一脸淳朴又得意的笑。这大概就是老人最愿意听到的夸奖吧。